

珍珠传奇



马宏亮 著

珍珠传奇



海燕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期间，回族少年呼德、黑蛋、拴子为了保护从穆斯林圣地——麦加带回来的一颗珍珠，同日伪汉奸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并配合我党地下工作者，救出了被敌人囚禁在“特别监狱”里的领导同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阴谋。

本书故事曲折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读后可以使您了解回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增加知识，开拓眼界。

尾花 何有仓

珍 珠 传 奇

马宏亮 著

海燕出版社出版
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9.25印张 15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60册

统一书号10302·3 定价1.10元

目 录

一	珍珠祸起	(1)
二	连遭祸殃	(11)
三	斋月灾月	(22)
四	开斋报仇	(33)
五	身受苦刑	(48)
六	巧识高松	(59)
七	金老阿訇	(70)
八	买货接头	(80)
九	虎穴初探	(92)
十	深入虎穴	(107)
十一	舍生取义	(119)
十二	物极必反	(134)
十三	豫西失陷	(150)
十四	身陷虎口	(161)
十五	虎口逃生	(171)

十六	助纣为虐	(184)
十七	小小插曲	(195)
十八	重开交通	(206)
十九	舍生救师	(220)
二十	奎爷指路	(233)
二十一	千钧一发	(247)
二十二	祸不单行	(256)
二十三	怒火燃烧	(269)
二十四	珍珠传情	(281)
	最后的话	(292)

一 珍珠祸起

“底盖尔”^①下拜之后，从清真寺的大门里蹦出三个孩子来，他们象百米赛跑般地争先恐后朝村子里面跑去。那些礼拜的老人们有的还没有走出寺门。他们却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是谁呢？跑得那么快要去干什么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让我把你带到四十年前的往事中，去认识一下这三个孩子吧。

他们是三个回族少年，都姓丁，而且是堂兄弟，人称他们为丁家三兄弟。

丁家三兄弟住在豫西地区、邙山南麓一座县城的东郊。一九四三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豫西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中最大的那个孩子丁呼德才十三岁。另外两个，丁黑蛋和丁拴子都是十二岁。

他们住的村子名叫顺河湾。离城只有三里多路。村北是驰名的陇海铁路。滔滔洛河水沿着村南，绕向村东，转头朝东北汇入黄河。隔河南望，巍巍嵩山历历在目，这里人称它为“南山”。紧靠村北坡上有一座古式建筑的清真寺，为村子增添了几分古气。

村子东头的洛河上有一座木桥。一条公路由此通过。这个渡口就成为由县城通往东、南山区的交通要津了。

丁呼德家就住在离桥不远的村边上。他的爷爷是清真寺里的“社头”^②，是位虔诚的穆斯林^③。他倾起了毕生的精力把原来很不象样的一座小小清真寺，扩建成现在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一座大清真寺，使顺河湾成为一个大坊，因而博得了穆斯林们的尊敬。一位到过麦加朝圣^④的阿訇为了奖赏他。就把一颗从麦加带回来的珍珠赠给了他。这颗珍珠之所以珍贵，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从遥远的阿拉伯传来中国。而是因为在它的身上有个镶着芝麻大小的放大镜。通过这个放大镜可以看到里面的卡尔白天房^⑤。甚至连天房门上的古兰经文都看得清清楚楚。人们看了它就象亲自到了圣地麦加一般。全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看呀，看呀，看个不够。

那位阿訇说：“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在咱们这里

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可要保管好它。”

这颗珍珠当然成为呼德爷爷的珍宝啰。有生以来他连珍珠还没见过呢，别说这还是从圣地带回的宝珠呢。当天下午，他就进城为它专门打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银盒子。用一块小红绸子包包裹裹、藏进盒里闩好。拿回家来压在屋里的木箱底下。直到呼德爷爷八十岁上，一病不起，在归主之前，才把这个珍珠盒子传给了他的儿子——丁大兴。

本来嘛，全村的穆斯林们都为呼德家有这件珍宝而高兴。但是，人心并不都是一样的，村西头的瘦猴子丁三蒙和村中间的老保长金善斋早已对这件宝贝垂涎三尺了。呼德的爷爷在世的时候慑于他的威望，金、丁二人未敢轻举妄动。呼德爷爷去世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年轻的大兴身上打起主意来。当时还是村长的老奸巨猾的金善斋，把丁三蒙拉进了村公所，封为副村长。他们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在呼德出生的前五个月动手了。

那是一个隆冬的深夜，狂风卷着雪片，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村子被风雪网成了一片。呼德的奶奶到北乡住娘家去了。只有大兴和他的妻子正在屋里睡得香甜的时候，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惊醒。他俩披衣坐起，由于外面风大，他们费了很大劲

儿才听出是丁三蒙在叫门。丁大兴对妻子说：“是三蒙在叫门，让我出去看看。”

“你不能去。”妻子拉住丈夫说，“让我出去看看，我女人家他们不会把我咋的。”

“不行，你身子太笨，风又大，天又冷，不敢乱动了。他们不过是查查户口，我看看去。”

妻子听说是要查户口忙问：“咱那颗珍珠藏好没有？”

“不是带在咱妈身上吗？你忘了？”

“真是人到事中迷。她老人家走的时候还问我，放家不放，我说：那是爹的‘罗罕儿’^⑩你带在身上不觉孤宿……”

“嗵嗵嗵，嗵嗵嗵”，“开门，快开门。”擂鼓般的撞门声和狼嚎似的吆喝声压住了他们的说话声。大兴忙穿好衣服去开门。大门被冲开了，轰的一声蹿进四五个兵来，荷枪实弹，把大兴团团围住，吆喝道：“家里几口人？”

“三口。”丁大兴说。

“都出来。”

妻子已经穿好衣服，赶紧用布裹了头走了出来。一个当兵的把她推到大兴跟前说：“还有一口呢？”

“那一口是我妈。走娘家去了。”丁大兴说。

“搜一搜，看有别的什么人藏在家里没有。”一个当兵的阴阳怪气地说。

两个兵看守住大兴夫妻。三个兵就要去搜。丁三蒙忙跑上前说：“老总，老总，他们可是老实人家，决不会藏啥坏人，我敢担保，还是不要搜吧，啊，不要搜吧？”

“滚开，谁不知道你们都姓丁，又都是回民，一个鼻孔出气，搜！”三个兵说着就钻进了屋里。丁三蒙跟在屁股后假惺惺地说：

“老总，老总，我是副村长，你不能不相信我呀。啊，你们不能这样作呀……”

里屋传来了叮叮咚咚的响声，他们足足翻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爬了出来。一个当兵的说：“他们家少一口人，先把他带走。”

“你们不能带他，不能把他带走。”妻子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膊不放。

“滚开，你们家为啥少口人？等她回来，让副村长到县里去报告，再让他回来。”一个当兵的猛地一推，把妻子摔到了一边。眨眼之间把丁大兴捆了个五花大绑。

丁三蒙跑上来拉住丁大兴对当兵的说：“老总，老总，不能把他带走呀。他家里人身怀有孕，没人照



颤，你们行行好吧。我丁某担保明天把他妈接回来……”

“又来担保了，滚你的吧。”当兵的狠狠把丁三蒙推了一掌，这一掌推得够猛了，一下把丁三蒙推得贴到了墙上。他们又推又拉地把丁大兴推到大门外。

大兴妻猛地扑过去，死死拉住丈夫，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总啊，你们不能带他走呀，我妈明天就回来呀。要不，我现在就去接她回来，你们行行好吧，老总——”

一个当兵的抬腿一脚把大兴妻蹬翻在雪地里，推着丁大兴就走。丁大兴强挣扎着扭回头来说：“明天把娘接回来。记住，我要回不来，请阿訇给孩子起个‘经名’。要是男孩子就叫这个名字——”

大风把下面的话吹跑了，大兴妻没有听清楚。她从雪地里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追到村头，人已走远了，再也追不上了，只得回来找丁三蒙。丁三蒙一手捂着后脑勺，一手捂着屁股，靠在她家的门框上，“哎哟，哎哟”直叫。他见大兴妻走过来忙上前说：“嫂子，这你都亲眼看见了，我当这个差事是图个啥哩，整天挨打受气。咱村里人还在背地里骂我。咳——真是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呀。”

“三蒙，这些当兵的都是从哪儿来的，把你哥往哪儿带呀？”呼德妈抽泣着问。

“县上来的嘛。妈的，查了几家户口，打了我好几顿。真不讲理。他们进你屋里搜查，我就怕把咱家那颗珍珠给拿跑了，那不单是你家里的宝贝，也是咱穆斯林的珍宝呀。还好，你们藏得机密，那些家伙总算没有翻腾出来。我的主啊！你们到底藏到哪儿去啦？”

“不知道，那是我妈收藏的。三蒙，你哥都叫拉走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老说那颗珍珠弄啥哩？”呼德妈埋怨地说。

“哎——嫂子，你不知道那些人多不是东西。见啥好的就拿。我对那东西放心不下呀。啊，我哥这事也没啥大不了的，明儿个把娘接回来。我到县上一说就能把我哥放回来。你放心回家睡吧，啊，哎哟，哎哟——”丁三蒙捂着头，摸着屁股，一拐一拐地走了。

呼德妈回到屋里，看到满屋的东西被翻得一塌糊涂，箱底朝天，桌面朝地。盆盆罐罐，锅碗瓢勺到处都是，箱子里的衣服，床上的被褥扔得乱七八糟，满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只剩下窗台上的一盏孤灯随着微风飘来摇去。她越看越心酸，越看越难

受。只觉头也蒙了，眼也花了。身子一晃，伸手没有抓住东西，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到了北乡，呼德奶奶慌慌张张跑回家来。她向儿媳问明情况后，立刻就去找丁三蒙。但是丁三蒙不在家。说是到县里受训去了。问金善斋呢，他说他不清楚，要等丁三蒙回来。呼德奶奶没法，只得回家。她一面收拾东西、侍候儿媳，一面等着丁三蒙受训回来。

可是，她们左等右等，足足等了四个多月，还是不见丁三蒙的影子。真把婆媳俩急坏了。呼德奶奶就同儿媳商量，要进县城去找丁三蒙，顺便还可以打听一下儿子的下落。呼德妈觉得怀孕月满，临产已近，恐怕婆婆走了没人照护。但由于思念丈夫心切。也就答应了。婆婆同隔壁大妈商量，她走后请她照顾一下儿媳。

商量已定，两人就开始和面烙饼，准备干粮。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呼德妈“啊呀”一声，两手捂住丁肚子，婆婆知道儿媳快临产了，忙把媳妇搀到床上。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小主人公就这样出世了。

注：

①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每天五次礼拜中的一次，时间是在下午四时至日落前。

②社头，是穆斯林公推的自行管理教务的头头。

③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徒的通称。

④朝圣，即朝觐卡尔白。按规定，凡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在旅途平安的条件下，不论男女穆斯林，一生要去麦加朝天房一次。旧中国，只有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去成。

⑤卡尔白天房，是阿拉伯麦加的“禁寺”，是最早的清真寺。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故称为圣地。

⑥罗罕儿，即灵魂。



二 连遭祸殃

呼德的出世，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增添了不少乐趣，把她们心中的忧伤也扫除了许多。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在呼德生下来三天，家里请来了阿訇，为呼德举行了“吹班克”^①仪式：阿訇在婴儿的耳边念了一段祈祷“作证词”后问：“小子，闺女？”

呼德奶奶高兴地说：“小子。”

阿訇就说了声：“呼德。”

从此，呼德就成了我们故事里主人公的名字。

呼德这孩子长得非常逗人。圆脸蛋，高鼻梁，乌黑的头发竖在头上，特别是那双晶亮晶亮的大眼睛，放射着诱人喜爱的光辉。他的肢体圆润粗壮，神气活泼。他身上仿佛有一种魔力，谁要从他的身边走过都会被他吸引过来，摸摸、抱抱、逗逗、玩玩。奶奶和妈

妈更是爱不释手。小呼德总是睁大圆圆的眼睛，望着奶奶和妈妈的脸，张开没牙的嘴格格格地发出铜铃般的笑声。逗得奶奶常常忘记疲劳，忘记吃饭。活也不干了，礼拜也不去了，天天围着呼德转。一直到三岁半，才敢稍稍放开点手脚。

三年多来，呼德奶奶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儿子。她和呼德妈见人就打听儿子的下落，但是杳无音信。她们上百次的去找丁三蒙。开初，丁三蒙还说：“放心吧，唉，放心吧婶子，我跟县长说好了，三两天就会放我哥回来。”过几天再去找他，他还是说：“三两天就会放我哥回来。”日子长了，呼德奶跑急了。就指着丁三蒙的鼻子说：“我说三蒙呀三蒙，你真是个巧嘴八哥，哄死人不要命呀。”丁三蒙却说：“婶子，话不能这么说，他县里人说话不算数，不能怨我呀。明天我再去一趟，要是再不放，我就不、不答应。”

就这样推来推去，三年半过去了，丁大兴依然下落不明，音信全无。村里一些识多见广、深谋远虑的老人就对她婆媳两人说：“看样子，这里边有鬼，你们先把那颗珍珠藏好，别让依布里施迷住心。”

一句话提醒了婆媳俩。他们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个理儿。呼德妈想起她丈夫被抓走的那天夜里，丁三蒙还问过她珠珍藏在什么地方。于是，婆媳俩回家就把